

夜光拼圖 01

「關於夏天的末尾，我想
我們都私有一個過於龐雜的情節……」
就這樣開始，我們對待時間
難得良善如寫一張便箋
難得樂意拼湊詞句
如同背光撿拾生活的碎片
何以尋找、何以安置
我們從來就不能僅是
一個可圖說
且氣候簡明的季節

夜光拼圖 14

時間停在這裡
電梯上樓，沒有更多
猜想鑰匙轉動另個門鎖
冰箱裡，晚餐開始溫暖
情緒逐一點亮
隔鄰有親切的口音
抱著魚缸，開始說話
細數所有裂隙，所有碎片
反光為鏡，鏡子裡發現自己
如門外一雙陌生的鞋
坦然、羞怯
而輕易佔領了誰的生活：

開門之後，也曾有過這樣一種
我們稱之為習慣或者夢

夜光拼圖 07

我們挨著彼此，坐下
倒帶，在關鍵時刻前一秒
暫停如廁，愛上同一個場景
想起不同的人，明白了一點生命
或者時間，簡單、空洞
沒有更多。譬如睡眠、進食
以及小小感傷之一日
譬如耗費整個假期
著迷於一齣經典的悲劇：

發癢的義肢
新漆的牆
一個不斷漏水的杯子

沒有人因此哭泣。

讓我為你跳這樣的芭蕾

讓我為你跳這樣的芭蕾

必須這樣想像：有一束光
從每個早晨穿過愛與笑聲
來到腳下，我輕頓、跳躍
將夢境翻身成一種信仰
在窗子和天空的間隙
找到一隻芭蕾正確的比方，譬如陀螺

之於這個慫慫運行的星球
我旋轉、旋轉，高舉雙手
脫去多餘的氣味、顏色
那些汗水，如同日日夜夜
環城地鐵吐出的人群
在繁複的街巷裡聚集又散去
我的疲倦如此優雅，不作聲
穿越一系列路燈的明暗
或一座森林，安置所有陰鬱的思緒

得以呼吸，穿戴太過蒼白的時間
旋轉，看見我們的生活與願望
同等冗長：讓我為你跳這樣的芭蕾
並且想像，有一束光
在每個早晨都有不重複的舞步和信仰

陽台

「而一切自然是更為寬廣的。」
你說，關於我們所忘卻
以及未能記起的種種
那些，起初是階梯
後來是窗，窗台上
不意叢生的憂傷
盤繞、纏繞，將日子包裹
如同我們栽植一株藤蔓
將向陽那邊的欄杆串縮起來
綠與鐵灰，夢與風暴交錯
的這個季節。我們推窗
而一切自然更為寬廣——
離開長年積水的房間
時間變得乾燥，易於裁剪、
分辨我們愈形擁擠的思緒
曾經我們豢有一缸水草
和端坐其中的烏龜
始終蕪雜，並且篤定
於今都探出水面
而因此習得陰晴的方式：
我們晾曬，用一條發霉的繩子
讓所有記憶井然
懸掛，面對長長的巷弄
和狹窄的雲色天光
都平靜、拘謹，無人應達
而一切自然更為寬廣

屋頂的沙發

於是我們回到屋頂的沙發
討論未及過境的颱風
或者過期多日的罐頭，罐頭上
霉黑、潦草的地圖
面對整座發皺的城市
假意尋找一盞失溫的路燈
預謀擁抱，預謀溼透的手帕
如同那些紙條陳年
摺疊、反覆，日期言不及義
我們假意渺小

其實很好。一些情緒途經另一些
沒有說話，屋頂上
無人的沙發
擁有清潔的面貌，寬大且合宜
我們坐進去，可以呼吸
可以容納天色深沉，編派、
置放季節的聚散，失落的情節
都有足夠侷促的口袋
彷彿我們，肩並著肩
忽然感到擁擠

但沒有離開，我們的沙發
漸次柔軟、溫暖，可以體貼
願望就能堅硬起來：
在下一場暴雨之前
我們的心都變得透明
而擅於毀壞

在無人的公共廁所

孤獨也曾顯得羞怯
以至猥瑣，在無人的公共廁所
貧於作夢而晚起的下午
遠方樂園的輪軸正緩緩啟動：
歡愉、自由，以及甘心的恐懼
如同此刻漸次醒轉的生活
回到較為焦躁的情節
讓表情一一就位
在鏡子面前合乎禮節
重新練習問好，練習使用
「折讓」這個字眼：
讓思緒平靜，水聲不再
感到歇斯底里
一切有最爛好的外形
譬如無人掀動的門，
門的裡面
按下沖水旋鈕，出現一萬道波紋
此時忽然有了隱喻
震盪，決心抄寫一些詩句：
那些無人窺視的場景我們稱之為自作多情

夜光拼圖 08

沒有人因此哭泣，在這裡
時間尚未顯得可悲：有人離席
有人繼續生活，倒掉
隔夜的咖啡，觀看
一場沒有主角的偶戲。
一些情緒更新成為動態
塗鴉你的側臉得以
面對這個世界，平凡、沉默
而不致感到羞愧

都是這樣。你行走
加入日子繁複的秩序
自轉、公轉，加入一些數字
小心成為比較巨大的部分
你沒有爭執，相信自己大多時候
看起來無關；相信跟著說讚
會開始慢慢有愛，都是這樣
擁有相似的感傷，輕易消失
輕易遇見知己，成為
別人最珍貴的那個影子

速寫

總是不免被留下
成為各自燦爛的光影
擁有情緒曖昧的生活，生活中
無意識的計數種種
比如你開了幾次窗
沖幾壺茶，幾次與對街之人彼此端詳
面海的牆上風景十分躁鬱

流徙

是我行將遷離的房間：
窗台有雨，雨淹過書冊
置留多時的水位與思緒
依舊稜角有致
牆壁褪回夏天的顏色
燃起一些灰塵如生鏽的燈
在比雷雨更深的夜裡
傘掛在門上，情節離開日記
一些過剩的情緒業已裝箱
並盡力保持完整的外形
〈保持優雅、警醒
而得以成為蒼涼的風景〉

如同我身在其間，感覺經年
嫻熟於所有曲折的途徑
像壞了又壞的鑰匙
在疏於拆解的門鎖之後
擁有過多獨處的日子：
照看一株盆栽，灑掃亭台
以及蔓生的夢境；
使用較為生澀的語彙
和世界交換晴暗
如同一只抽屜開闔交談

拘謹，而漫不經心
對待我所遺失的風景、
枯乾的蛹
或者一盒生鏽的耳環
關於丟棄與未曾丟棄、該與不該
在陌生的照片角落
認真塗上自己的影子
「一切仍在涉入，一切的」
話題得到整頓，姿態修正
可疑的記憶都將再次
擁有複雜嶄新的位址

於今蜷縮門口，安安靜靜
如一張飛過大洋的明信片
篤定、輕盈、無有時差

橫斷

雨停的時候我們沒有說話
沒有離開
正午的咖啡館，禮拜三
沒有離開這個星期
一些夢境藏在咖啡裡
領悟了一些透明
且過於堅強的感傷：

門前的傘仍溼漉未竟
彷彿一列多年曬晾的內衣
一個家庭，彷彿我們
看一幅畫
想著不在畫裡的人
並肩而陌生

方格旅行

也曾擁有簡單的日子
睡同一張床，打開同一扇門
留下各自比較真實的部分，離開
同一個夢境，有同樣的鑰匙
收進最破舊的那只鞋子
我們安安靜靜，藏好情緒
彷彿錯綜街巷裡
一只善於模仿的棋子
渺小而拘謹，前行、後退
上車、下車，試圖被淹沒

試圖找到席位，在地底
緊貼彼此
而同時感到孤寂
穿越整座城市的晴雨
穿越頭版新聞、股市、手機簡訊
我們沉默、低頭
像懷著一個共有的秘密
排隊度日：今天的香水
蓋上昨天，穿同一雙鞋
遇見同樣陌生的臉

走上電扶梯，記憶靠右
時間往左匆匆而過
這樣簡單的日子：買同一家咖啡
刷同一張卡片，在街上
計畫下一場戀情、下一趟旅行
離開同一個出口
面對同一株行道樹
始終身在行伍
始終沒有移動

夜光拼圖 16

整個上午蛻成一只蛇皮
慢慢醒來，感到乾燥、孤獨
慢慢陳舊。你點燈、開窗
煎一枚荷包蛋，讓屋子充滿陰天
塵埃都安靜下來
也不過一個季節，
等待冰箱慢慢融化，杯子慢慢碎裂
多年後有這麼一天
候鳥陸續起飛，你打掃、進食
咀嚼一些碎屑，數算雨天和時間
像一只太滿的抽屜
被你打翻，抽屜裡
一張照片，照片上的臉
忽然又紛紛明亮起來

地下捷運近午夜

總是這樣，我們穿越
一列路燈挺舉的光影、巨大的店招
和過多陌生的臉孔與顏色
相遇於此，面對彼此妝糊的疲憊
總是這樣，用發腫的腳跟摩擦
取暖，燃亮一日之空白
如闇夜的城市，疾行的地道
與窗上我們殘缺的側影

或者寂寞，在寥落的車廂
小心摺好鬆皺的裙擺
放進角落
靜聽輪軸與軌道反覆熨燙，反覆相撞
時間嘈雜之上總有妳
難以駐足的地方。我們
靜聽無聲的心事，捧起一車
纖弱且刺眼的燈光，相互體貼
總是這樣，在到站之前
交換當晚的夢境好扶起
太沉的睫毛，跨越日子與日子的間隙
回到世界，而免於跌跤

冬日下午彈莫札特

畢竟不是臨時起意：
莫札特髮間有雪，我們離開
冬日的無人大街
在橋墩底下找到唱盤、幾個琴鍵
和它們的陰影
瘦削、眼睛發光而早慧
緊緊懷抱我們天真
而輕盈、可悲的思緒

適於一些斷奏、大量切分音
在大調的旋律裡
讓悲傷明亮且合宜——
冬日下午，氣象憂鬱
沿莫札特的音階上行
有人越過斑駁的年月
長出了神童的背影

面對這個世界、這個冬天
我們相互和弦的孤寂
畢竟不是偶然，不是臨時起意
選擇稚氣的神色
選擇擁有陰影
離開最後一節變奏，我們的
莫札特收拾好鋼琴
心不在焉說他有趟雪地的旅行

我們——在除夕

這是最後一日，我們圍坐在此
面對一桌沸騰的夜晚
端詳彼此的沉默與飢餓
如此節制，彷彿日子
不曾有過剩的影子，不曾虛度憂傷
世界不曾顯得寬敞，我們的夢境
不曾有過遠方

在這個相形巨大的城市
沒有人終將離席，我們咀嚼、
微笑，試圖撿拾一些骨骸
填補時間的空洞
讓欲望飽滿，一如記憶
讓陌生的臉孔同等世故
話題和菜色來去自如
而我們的謊言依舊天真、拘謹
面向一盞燈光明朗
相信背對門窗
就有年復一年的願望與失望：
我們始終坐著，等待
明天過後
黑夜又回到觸手未及的地方

夜光拼圖 13

也曾有過這樣一種
星期六早晨，停電的房間裡
忽然安靜下來
成為多餘的人

「我們是比較快樂一點的
那種悲劇。」你沒作聲，
照養幾雙皮鞋如照養盆栽
面向陰影，計畫一趟遠行
將門打開，計畫樓梯敲響
誰恰好不在

一些徒勞的情節裡
有人做夢，有人離開
有人來回扳弄開關
遲遲未亮的電燈
被編寫成另一種愛

夜光拼圖 09

那時我們忙於編寫
一齣過於感傷的默劇，故事簡明
人物稀落，在適當的轉角
擁有華麗的布景：
情緒從未多餘，表情誇張
而徹底真誠，練習寒暄
逐日談論天氣
或者更為重要的細節，我們選擇
一些交談用音樂掩蓋
另一些則有錯譯
且遲來的對白

夜光拼圖 04

僅僅濕了一點……
你攤開透明的傘
攤開不成雙的襪子、手套
和無領大衣，衣櫃裡
一些臉孔模糊、潮皺
像你曾擦肩的所有雨季
喧嘩、黏膩，於今盤桓
在你後頸，安安靜靜
蛻成一只蛇皮